

济公全传

中国古典文学卷

主 编 韩作黎
副主编 赵惠中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二)



郭小亭 著
(清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42
6x
=3
C-3

5本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——中国古典文学卷

44B-7

济公全传

(二)

[清] 郭小亭 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济公全传/(清)郭小亭著. - 北京:

中国和平出版社, 1997. 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; 中国古典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 济… II. 郭… III. 章回小说-中国-清代 IV. 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72 号

济公全传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.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 1-5100 套

ISBN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: 618.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第五十五回

天兴店施法见贼人 小镇店吃酒遇故旧

话说雷鸣见济公喝了酒，翻身栽倒，雷鸣哈哈大笑说：“和尚我打算你是个活神仙，事事未到先知，敢情你也被我控制住了。”陈亮说：“二哥这是怎么一段情节？”雷鸣说：“三弟，是我酒内下了蒙汗药，将他麻倒。回头我把他捆在道路，等他还醒过来，我羞臊羞臊他，看他跟我说什么？”陈亮一听，说：“二哥，你这是不对，他是我师父，你也不应当。”雷鸣也不回言，提起和尚往东就走。陈亮只打算雷鸣把和尚提在道旁，焉想到雷鸣来到东岸，一撒手将和尚抛下涧去，拨头往西就走。陈亮也追过来，见雷鸣把和尚抛下涧去，刚要着急，见和尚往上一冒，露出半截身，咬着牙，吓了陈亮一跳。陈亮说：“二哥你这不对，你这个乱子惹大了。济公他老人家神通广大，法术无边，你要报应呢！”雷鸣说：“三弟，你别胡说了，我已然用蒙汗药把他迷住，抛在水内，还有什么法术？跟我走罢。”陈亮无奈，跟雷鸣往北走。走了有二里之遥，眼前是一道土岗，二人刚上土岗，就听

得有人说：“我死的好冤屈，不叫我见阎罗天子，叫我见四海龙王。龙王爷没在家，巡江夜叉嫌我脏，把我轰出来，大庙不收，小庙不留，我死的好苦！我静等害我的人来，我们是冤家对头，我把他掐死！”雷鸣、陈亮抬头一看，正是济公，吓得二人魂不附体，拨头就往南跑，后面和尚手叉手叉就追，二人跑的紧，和尚追的紧，二人跑的慢，和尚追的慢。雷鸣、陈亮脚底下一按劲，跑出五六里远，好容易听不见草鞋响了，二人累的浑身是汗。雷鸣说：“老三，我们前面树林子下歇歇罢！”二人刚一到树林，和尚说：“二位才来呀！”二人一看是济公，吓的拨头就跑，和尚就追。二人好容易跑脱了，刚来到上岗，和尚站在上岗之上说：“才来！”雷鸣、陈亮又往回跑，心中暗怪道：“怎么和尚又跑到头里去？”二人复又跑到树林，和尚又早到了，说：“才来！”一连来回了六趟。雷鸣说：“别这样跑了，你我往西南去。”二人往西南岔路来，好容易听不见草鞋响了。二人实跑乏了，见前面有树林子，雷鸣说：“老三，你我爬上树去歇歇，躲避躲避。”说着话，雷鸣往树上就爬，刚爬到半截，和尚在树上说话了：“我看你往哪里跑去？”用手一指，用定神法把雷鸣定住。和尚下树说：“好东西！我也不打你，也不骂你，我拘蝎来咬你。”和尚一念咒，就见地下来了无数的青蝎子，和尚摘下帽子来说：“我找蝎子去。亮儿，你给我看着。”说了，竟自往东去了。书中交代，杨猛、陈孝二位班头同着傅有德在雅座等候多时，不见济公下楼，众人到楼上一看，没了人。柴元禄说：“伙计，我们

那位和尚呢？”跑堂的说：“早已走了，那位雷爷连你们雅座的饭帐都给了。”柴元禄一听，说：“二位达官，帮我们到通顺店去办案去。”杨猛、陈孝点头答应，说：“可以。”同着傅有德五个人，出了酒馆，直奔通顺店。到了店门首，柴头到柜房说：“辛苦，你们这个店里住着一位姓华的么？”掌柜的说：“不错，昨天走的。”柴元禄一听，说：“了不得了，贼走了！”陈孝说：“不要紧，济公他老人家神通广大，法术无边，要拿这样贼，亦不费吹灰之力，易如反掌。二位班头，跟我们到天兴店去瞧瞧，回头再说。”二位班头无法，连傅有德一同来到天兴店。见客人王忠卧在床上，呼声不止，陈孝说：“客人大喜！”王忠说：“唉，世界上最难受，莫过于生死离别，我要做他乡的冤鬼，异地的孤魂，喜从何来？”陈孝说：“我给你请了灵隐寺的济公和尚来给你治病，他老人家神通广大，手到病除，回头少时就来。”偏巧这话给店里伙计听见，这店里掌柜的生长一个腰痛，有碗口大，疼的要命。伙计就告诉掌柜的说：“你在门口去等着，回头你见了和尚就磕头，求他给你治病，那是济公活佛，手到病除。”这掌柜的果然到门口，搬了凳等着。偏巧来了个和尚，掌柜的跪下地就磕头说：“圣僧救命！”磕过头一看，是隔壁三官庙的二和尚，掌柜的说：“为什么给你磕头？”二和尚说：“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给我磕头？”掌柜的说：“我等济公和尚。”这位二和尚走了。工夫不大，那边来了一个穷和尚，来到近前说：“辛苦了！这店里有闲房么？我住店。”掌柜的一看，和尚褴褛不堪，说：“我

们这里是大客店。”和尚说：“我在街口绕了个弯看过了，就是你这个店小。”掌柜的一赌气，转过脸来不理穷和尚，焉想到和尚冷不防，照定掌柜的疮口就是一拳，打的脓血溅了一地，血流不止。店里伙计一看，各抄家伙，要打和尚，由里面杨猛、陈孝踹出来，说：“千万别打，为什么？”就见掌柜躺在地下，“哎呀！哎呀！”直嚷，说：“和尚不好，和尚打死我了！二位达官别管，非打这和尚不可！”陈孝说：“先别打，你把情由说说。”掌柜就把方才之事一说，陈孝说：“这位和尚就是济公呀！”掌柜的一听，说：“既是济公，求你老人家给治治罢，这算白打了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白打，你好了。”说罢，由兜囊掏出一块药，放在嘴里嚼了嚼，给他敷在疮口之上，就见由疮口往外流出烂肉，和尚口念六字真言，“唵嘛呢叭咪吽！”用手一摸，立刻腰痛好了，复旧如初。大众这才给济公磕头，把和尚让到店内。见上房东里间屋中，卧着客人王忠，哼声不止，一见济公进来说：“圣僧，我这里病体沉重，不能给你老人家行礼，圣僧慈悲慈悲罢！”和尚说“好办！”叫伙计拿半碗凉水，半碗开水，和尚掏了一块药，扔在水内化开，给客人王忠喝下去。工夫不大，就觉着肚子“咕噜噜”一响，气引血走，血引气行，出了一身透汗，五脏六腑，觉着清爽，身上如失泰山一般，立刻病体痊愈。和尚出来，到外面屋中坐下，傅有德坐在那里，净等和尚给找黄金下落。和尚一看说：“柴头杜头你们救了人，不教人家上吊，又没有六百两银子，这不是叫我和尚为难？”傅有德说：“师父，不必为难，你们

三位办你们的公事，我自己就走了。”屋里王忠听见，叫陈孝出来问是怎么一段情节。柴头就把上回事，从头至尾说了一遍，客人王忠说：“把傅有德叫进来，我今日给他六百两，教他也不必寻死，就算我替济公济了他。”陈孝一听，心中甚为欢悦，一想：“这件事倒做的周全。”拿了六百两银子，递给傅有德，傅有德道了谢，拿着银子出来说：“师父你老人家不必为难了，有王客人周济我六百两银子。”济公一看，照傅有德脸上“呸”啐了一口，说：“你真好没根由！我给你找不着十二锭黄金，你还要人家的银子，你认识人家么？”闹得傅有德脸上一红一白，又把银子给送到屋里，自己一想：“倒莫如我一死。”和尚说：“傅有德你的十二锭金子被偷了去，你可知道？”傅有德说：“就是那少年拿绳子偷去。”和尚一擦衣襟，说：“你来看！”连柴元禄、杜振英都一愣，见和尚贴身系着一个银幅子，露着十二锭黄金，二位班头也不知和尚是哪里来的。和尚叫傅有德瞧瞧，“是你的银幅子不是？”傅有德一看，说“是。”济公说：“你看这十二锭金子，是你的不是？”傅有德说：“是。”和尚说：“是不是我和尚偷你的？”傅有德说：“我也没敢说你老人家偷我的。”和尚用手一指说：“你来看，偷金子的人来了。”傅有德抬头一看，见外面一个少年的男子，穿的衣服平常，后面跟定一个妇人，傅有德说：“果然是树林子给我药吃的人。”那人两眼发直，直奔天兴店而来。不知是怎么一段隐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

郑雄途中见济公 王贵林见劫孤客

话说济公在天兴店，用手一指点，见外面有一人两眼发直，后跟一个妇人。书中交代，来者这人，住在千家口东街，姓马名茂。他父亲马振刚，他有两位兄长都务本分，耕读传家，惟有马茂是个逆子，吃喝嫖赌，无所不为。那日他在大街之上，把银钱衣服全都输了，无脸回家，买了一根绳子，意欲上千家口外，无人之处去缢死。偏偏巧遇见傅有德肚肠疼痛，他带有痧药，说：“我给你些药吃吃。”傅有德吃了，靠着树就睡着了。马茂见他一个孤单行客，想：“他身上必有金银，我摸一摸他肚腹，他要醒来，我就说，我摸你肚腹，还有疼痛否？他若不醒之时，有什么，我拿了就走。”便伸手一摸，把银幅子就摸出来，一看，里面有十二锭黄金，他把绳子扔下，拿着黄金幅子就走。自己一想：“我把我妻子接出来，找两间房子，把黄金换了一锭过日子，倒是乐事。”想罢往前便走。见北边有一个大苇塘，他四下一瞧，杳无一人，把银幅子连黄金埋在那里，留下一个暗记，

自己回归千家口。刚到了家门，他们亲马振刚立在门口，一见马茂气往上冲，说：“畜生，你在外面无所不为，怎么又回家来了？”马茂说：“我接儿媳来的。我也不在你家吃饭了，家里算没我这个人便了，以后你也不用再管我了。”马振刚听了，忙说：“好好！你趁早把你老婆接出去罢，不要在家里再生我的气。”马茂即到里房，唤出妻子，要他跟了就走。妻子不想跟他出去，因知他在外面无所不为，怕他生出异心把她卖了。他妻子孙氏，本是贤德之妇，跟婆婆说：“我不愿去。”老太太说：“不要紧，你只管跟他出去，有什么事，自有我给你做主。”孙氏无法，跟马茂出来，走到半路，马茂说：“我告诉你，我若不发财，我也不能接你。”孙氏也不理睬他，跟他出了千家口的村口。到了苇塘，寻着埋黄金所在的暗记，马茂刨开一看，十二锭黄金踪迹不见，里面有一堆大粪。书中交代，十二锭黄金是被济公拿去了。当柴元禄、杜振英救了傅有德的时候，说：“你等着，由南边来一个穷和尚。”为何济公由北边来呢？那就是济公把柴头杜头支开去救傅有德的，和尚走到北边，把黄金刨出，带在贴身，出了一回恭，照旧埋上，这时候马茂一瞧就愣了，方才由家中接妻子出来，说的大话不小，把妻子接了出来，此时黄金没了，再把妻子送回去，那如何能行？真是话出如箭，岂可乱发？一入人耳，有力难拔，自己无法可想，连话也没了。带着妻子往前正走，刚来到天兴店门口，济公由里面看见，用手往外一指，说：“傅有德你看，偷你黄金的人来了！”傅有德往外一看，果然

不错，见马茂两眼发直，自己打了自己一个嘴巴，说：“众位，我今天报应临头。”一边说，一边跑，刚到前面一个水坑，“扑咚”落下水去，冒了两冒，即时身死。他妻子孙氏一见，就放声大哭。正在痛哭之间家中有人跟了来，怕马茂卖了女人。跟来的人，见马茂落水溺死，把他妻子孙氏劝回，告诉他父亲并两位哥哥。马茂已死，把尸身捞起来掩埋，把孙氏送回娘家另聘，这话不表。单说这和尚把十锭黄金给了傅有德，叫柴元禄、杜振英把二百两银子盘费拿出来也给傅有德，说：“我和尚念你是个义仆，我赏你二百两银子。”傅有德是千恩万谢，拿着金银告辞走了。柴元禄可就说：“师父，我们已到通顺店去了，华云龙是昨天走了，你老人家把盘费都给了傅有德，这比不得在临安时节，眼前出门，在外吃饭要饭钱，住店要店钱，该当如何是好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勿论大小饭铺店家，吃饭住店，只要我和尚一指鼻子就走不了。”杜振英说：“对，不指鼻子也走了。”三个人这里说话，客人王忠听了，自己一想：“济公给我治好了病，我应当酬谢酬谢，人心都该如此。”随后拿出一百两银子来说：“给师父做盘费。”和尚一瞧恼了，说：“你拿这一百两银子，算谢我么？我家值万贯，谁来要你酬谢？快请拿回，我决不收领。”王忠听如此说，亦不敢再给了。济公说：“二位头儿，跟我拿华云龙去。”柴杜二人无奈，跟和尚出了天兴店，陈孝等送出来。济公带着二人，走了已有数十里之遙，到了一座小镇，进店坐定，三人也觉得腹中饥饿了。柴元禄一想：“和尚大慈悲了，

把银子都施舍了，现在囊中一文钱也没有，如何是好？吃饭得给饭钱，住店得给店钱，只得把富余的夹衣裳当了得一吊或八百，方可食宿。”想定主意，说：“师父，你老人家只顾行好事，把银子一两不留，这吃没钱，如何办法？”和尚说：“不要紧，我自 有道理。你们二人不用着急，跟我来！”二位班头无奈，只得跟着和尚走路。来至西面，有一座大酒饭店，厨下刀勺乱响，座客满堂，和尚就往里面跑，柴、杜二人跟进，一直来到后堂坐定。跑堂的一瞧，见一个穷和尚同着两个人，穿着月白褂裤，白骨钮扣，左大襟，两只岔配鞋。伙计心里暗付道：“这个样子，还不愿在前头这桌子上坐，还在后堂来吃？”后堂一概是金漆八仙桌椅凳，和尚在当中坐下，柴、杜二人在左右坐下，伙计过来说：“三位来了！”和尚说：“算我没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来了，三位要什么酒菜？”和尚说：“你们这里卖些什么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们这里烧烤红白，煮煎炒炖烹炸，大碟中碟小碗，应时小吃，随意便酌，果品珍馐，两京碗菜，粗细便饭，上等高摆海味全席，一应俱全。”和尚说：“上等海味，每席价需多少？”伙计说：“八两银子一席。”和尚说：“给我来一桌，要好绍酒一坛。”伙计答应，心里暗想，“这穷和尚吃这顿饭花这些饭资，何不换些齐整的衣服？岂不是好？看他们吃完了，拿什么钱来给我？”当时只得揩桌抹凳，杯盘狼藉，小菜碟杯筷摆好，随即将干鲜果品、冷荤熟炒、糖拌蜜饯、鸡鸭鱼肉各菜齐上。和尚说：“二位吃罢。”柴元禄、杜振英二人知道是腰内无钱，说：“师父，你吃罢！吃完了没

钱给人家，我们不敢吃了。”和尚大声说：“没钱不要紧。”柴头说：“没钱你怎么讲？”和尚说：“不必担忧，吃完了没钱，他也没法。他要打，打轻了也不算什么，打重了他得给养伤之费，倒有了饭吃了。”柴杜二人也不敢吃，伏在桌边，和尚又吃又喝，说：“这鸭子欠烂，海参欠发，炖肉太咸，做的不入味，伙计过来！”伙计说：“大师父要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这些菜都不合口，你给我一条活鲫鱼，头尾烧汤，中段糟溜鱼片，放醋。”伙计答应。和尚拣什么好吃就要什么，也不嫌贵贱，并且越贵越高兴，大吃一顿，几乎吓坏了伙计。吃罢，叫伙计过来算账，堂官一算说：“合共计纹银二十四两四钱。”和尚说：“不多，值得值得！外给小账银二两。”伙计说：“谢谢师父。”和尚说：“不用谢得，惟小僧匆匆，未及带得分文。”伙计说：“没钱怎样？”和尚说：“你告诉掌柜的，给我写上账罢。”伙计说：“小馆没有账的。”和尚说：“没账写在水牌上就是了。”伙计说：“写水牌，也是账呀！我们一概不除，你给钱罢。”和尚说：“没钱，你瞧着办罢。”伙计一听，来告诉掌柜的说：“和尚吃了二十四两四钱，他说没有钱。”掌柜的一听，怒气上冲，说：“红口白牙，吃了东西，要甜的不敢给咸的，要辣的不敢给酸的，吃完了不给钱？打你也不值，就是不要打你也要打你。众友给我打他！”和尚说：“老柴老杜你瞧怎么办？”柴头杜头说：“我们没主意。”和尚说：“掌柜的不要着急，我给你变钱。”掌柜的说：“你变罢，不给钱今天走不了。”和尚呆立半天说：“掌柜的，我们商量商量，我吃了你的东西，我给

你吐出来对不对？”掌柜的一听，说：“你胡说！吐出来我卖给谁去？”和尚拍着桌子喊嚷：“哎呀，二十四两四钱呀！”伙计一瞧说：“哭也要给钱。”掌柜的正要打和尚，只听外面一声喊嚷：“贤弟，你我到里面吃杯酒。”扳帘一起，进来二人，带着十数个从人。一见济公，二人赶奔上前，要给和尚的饭账。不知来者是谁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

避难巧救遇难人 雷陈误入黑贼店

话说济公在酒馆吃完了酒饭，没钱会钞，掌柜的正不答应，帘拢一起，进来两个人。前头这位身高九尺，膀阔三停，头戴青缎壮士帽，身穿皂缎箭袖袍，腰系丝鸾带，足登单青薄底靴，面似乌金，重眉阔目，高鼻梁，四字方口，这位乃是临安城凤山街的天王郑雄，带着有几个从人。后面跟着一位武生公子打扮，俊雅人品，此人姓马名俊，绰号叫做白脸专诸，原籍是常山县人氏，为人最孝母。他跟郑雄是因同年至好，马俊由常山县来到临安探望郑雄，见郑雄的母亲双目复明，因问郑雄说：“老太太的眼睛怎么好的？”郑雄把做寿，济公怎样治好的话，一一述说一番。马俊一听，说：“灵隐寺济公既能治眼，现在我娘亲也是眼睛看不见，何妨劳兄长同我去代求求济公？”郑雄答应“可以”，二人同到灵隐寺一问，说不在寺内，听说济公被临安太守赵凤山请到昆山县治病去了。二人无奈，回来后又连找数次，并未遇着济公。马俊要告辞回家。郑雄说：“我同贤弟

去逛一逛。”收拾行囊，买了许多的东西，带着几个家人，二人一同起身。这天走在道路上，阴天飞细雨。面前是镇店，到了街上，见有酒馆，郑雄说：“贤弟你我吃杯酒罢。”二人便进了酒馆。往里走，听后面一嚷，郑雄抬头一看，正遇了济公，赶奔上前，忙行了礼说：“师父一向可好？”柴、杜二人一看，是认得的，说：“郑大官人，你二人从哪里来的？”郑雄一看说：“二位头目为何这样打扮？”柴头说：“我们办紧要机密事。”郑雄说：“师父嚷什么？”和尚说：“哎呀！欺侮死了我也。”郑雄说：“哪个敢来欺负你老人家？”和尚用手一指伙计说：“就是他。”吓得伙计就跑。柴头说：“郑大官人你莫着急，且问为什么欺侮他老人家？”郑雄说：“师父，为什么欺侮你老人家？”和尚说：“吃完饭不放我们走，只管要钱。”郑雄一听，倒也好笑，说：“吃了人家东西，哪有不要钱的人？这也不算欺侮你。吃多少钱，我给还便了。师父，你出门为何不带钱？”和尚说：“什么不带钱，带着二百两银子。”柴头说：“带的二百两银子，他都施舍了，一文钱没有留下。”郑雄说：“师父，既没钱不要坐下就吃，这幸亏我来，我若不来呢？”和尚说：“你若不来，我就不吃了呢。”郑雄一想：“这倒好，算计好了，吃我的。”连忙叫过马俊来引见，另整杯盘，连柴杜二人一同坐下吃酒。方才坐定，就见帘栊动处，进来两个人，前头这位文生公子打扮，人品俊雅，头戴蓝绸头巾，身穿翠蓝袍，白袜云鞋，儒儒雅雅。后面跟定一人，头戴青缎软帕包巾，身穿青小夹袄，腰束钞包，青夹裤，白袜子，打绷腿趂鞋，外

罩一件青绸子铜擎，面色青白，两道斗鸡眉，一双鸱口眼，鹰嘴鼻两腮无肉，长得兔头蛇眼，龟背蛇腰。济公一看，就知道这个不是好人。书中交代，前头这位公子，原来龙游县人，姓高名广瑞，在龙游县北门外开高家钱铺，家中很称财主。原来三房合一单丁，伯、叔、父亲就是高广瑞一人，三房给他娶了三房媳妇，谁生养儿子，算谁院君之后。这高广瑞的舅舅，在临安城开绸缎铺，高广瑞在他舅舅铺子学习买卖。这天他要告辞回家，他舅舅说：“你要离不开家，你就不用来了。”高广瑞说：“不是我恋家，我昨天做了一梦，甚怕。梦见我祖母死了，我不放心，到家瞧瞧就来。”他舅舅给了他十两银子盘费，他自己还有二十多两银子，由临安起身。到了那千家口，在饭铺之中吃饭，过来一位老者说：“大爷，赏我几个铜钱，让我吃点东西。”高广瑞一看，老者须发皆白，甚为可怜，说：“老者，你那边吃顿饱饭，我给钱便了。”老者吃饱了要走，高广瑞打开银包，拿了一块银子，给了那老人，然后给了饭钱。刚要走出饭铺，过来一个人，穿一身青，说：“客人贵姓？”高广瑞说：“我是龙游县的，我姓高。”那人说：“我姓王，名贵，也是龙游的人氏，咱们是乡亲呢。方才那老者我看他不是好人，他是山贼的采盘子，瞧你有银子回头他在半路上等着你，不但你把银子去了，还要没了命，你我一同走罢。”高广瑞本来没出过门，听这话害怕，跟着王贵一同走了。到前方这座镇店，天飞起雨花来，王贵说：“贤弟，你我喝点酒再走。”二人进了酒馆。和尚一瞧，就知王贵不是好人。